陳霸先廣州集團的興起及其性格

呂春盛*

一、前　言

陳朝（西元 557-589 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向並不太受到重視，直到目前學術界有關陳朝的研究成果還很有限，本文乃是筆者有關陳王朝系列研究的一部分，主旨在於對陳朝建立者陳霸先興起的基本武力集團做深入約分析，以期瞭解陳王朝建立的基礎與背景。

南朝後期的侯景之亂是南朝歷史上的一大鉅變，其結果不僅只是梁亡陳興的王朝更替，在政治社會上更有統治階層的大變動。周一良先生把南朝境內之人約分爲三種：(1)北方遷來之僑人，亦稱北人，晚來者則目爲荒傖；(2)南人，亦稱吳人，專指三吳地方土著而言；(3)蠻、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周氏認爲南朝之宋齊梁皆爲北來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則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且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嶄然露頭角矣①。嗣後陳寅恪先生也指出，南朝之政治史乃北人中善戰之武裝寒族爲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戰之文化高門爲公卿輔佐，互相利用，以成江左數百年北人統治之世局，但到梁末侯景之亂則成一鉅變，所謂巖穴村屯之豪長乃乘此役興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變動，此等豪酋皆非漢末魏晉宋齊梁以來之三吳士族，而是巴蜀谿俚諸族土人，是等族類在此以前除少數例外，大

* 台南師範學院社教系副教授

①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2 年版。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抵爲被壓迫之下層民族，不得預聞南朝之大政及社會高等地位者也②。後來陳寅恪又認爲宋齊梁三朝之武力是靠北方南下之楚子集團，梁陳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楚子集團的時期結束了，士族的歷史結束了，原來默默無聞的南方蠻族中的土豪洞主紛紛登上了政治舞台，陳朝便是恃南方土著豪族建立起來的，換而言之，陳朝也可說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③。周一良與陳寅恪都認爲梁陳之際是南朝歷史上的一大變動，但周一良認爲陳朝是「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至於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雖「嶄然露頭角矣」，但尚未如陳寅恪所認定的：陳朝「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可見兩人對建立陳朝之基本力量與陳代統治階層之看法略有不同，這是值得再做深入探討的。

根據史書所載，陳朝的建立者陳霸先是「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但是陳霸先興起所憑藉的基本武力卻是由他在嶺南地區所培植起來的。陳霸先在興起過程中，廣納各地豪傑，其勢力由嶺南地區經南川（今贛江流域）北上，猶如滾雪球般地擴大，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在嶺南廣州地區所交結的勢力。本文稱此基本核心勢力爲陳霸先的廣州集團。要瞭解陳朝的建立，首先必須對此集團做深入的考察。本文擬從陳霸先在嶺南崛起的過程，說明此集團的形成，並進一步分析此集團人物的出身，說明此集團的興起與六朝時代嶺南地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最後說明此集團的特質以及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情形。希望由以上的考察，略窺建立陳朝的基本力量以及陳代統治核心階層之概要。

二、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

根據《陳書·高祖紀》的記載，陳霸先是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世居潁川，其後因永嘉之亂南遷，定居於吳興長城縣，東晉成帝咸和年間（326－334）

② 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史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台北，里仁書局，民國68年12月出版。

③ 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十二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202－214，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4月第1版。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斷，遂爲吳興長城人。陳霸先是否眞爲漢陳寔之後頗有可疑。如《南史·陳高祖本紀》載陳霸先的出身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④，所謂「自云」乃有闕疑之義，何況當時是重視門第譜牒的時代，「自云」如何如何，多有比附之嫌疑。朱大渭甚至懷疑陳霸先的族屬可能是源於南方的土著溪人⑤，至於說其祖先因東晉「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⑥，查《晉書·成帝紀》及《宋書·州郡志》皆未見有這次土斷的相關記載，因而有人懷疑是「咸康土斷」之誤⑦ 甚至此段記載也可能不可信。不論如何，陳霸先的祖先已數代居於吳興長城，應無可疑。如《陳書·高祖紀》載陳霸先「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雖是神話，但「嘗遊義興」大概有之，義興在吳興之北，同鄰太湖。又《陳書·到仲舉傳》載：「出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陳蒨）居鄉里，嘗詣仲舉……乃深自結託」⑧，這也說明陳霸先族人的鄉里是吳興長城。那麼，陳霸先又是如何崛起於嶺南？

陳霸先南下嶺南發展因緣於梁新喻侯蕭映的賞用，《建康實錄·高祖武皇帝》有較明確的記載：

> 初仕鄉爲里正，後逃于義興。吳興太守蕭映過，從之建業。映遂用爲夾砦吏，尋轉爲油庫長。既而映鎭廣州，奏高祖爲中直兵參軍，從至廣州。映令高祖招集士馬。⑨

《南史·陳高祖本紀》的記載稍有不同：

> 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鄴爲油庫吏，徙爲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

④ 參見《南史》卷 9〈陳高祖本紀〉頁 257。本文凡引用正史及通鑑等史書，皆用標點本。
⑤ 參見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頁 346－347，收於《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1989 年中山大學出版社。
⑥ 參見《陳書》卷 1〈高祖本紀上〉，頁 1。
⑦ 參見增村宏〈東晉南朝の黃白籍と土斷〉，頁 113，《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紀要·文學科論集》第 6 號，1970 年 12 月。
⑧ 參見《陳書》卷 14〈到仲舉傳〉，頁 267。
⑨ 參見［唐］許嵩撰《建康實錄》卷 19〈高祖武皇帝〉，頁 5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點校本。按關於蕭映《陳書》作蕭暎，《建康實錄》、《南史》、《資治通鑑》皆作蕭映，本文乃用蕭映。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 事，爲映所賞。及映爲吳興太守，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爲廣州，帝爲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映令帝招集士馬。⑩

按不論陳霸先曾仕爲里正或里司、油庫長或油庫吏，大概都屬極低下之職位，後來轉任傳教，亦是傳達教令之小吏⑪。但因爲陳霸先「勤於其事」被蕭映所賞重，在蕭映被任命爲廣州刺史之後，陳霸先被引入幕僚擔任中直兵參軍，受命「招集士馬」，成爲主管軍隊的中堅將校，這是陳霸先命運的重要轉捩點。這時是梁武帝大同（535－545）年間，大約是陳霸先三十多歲的壯年時期⑫。

陳霸先來到廣州之後剛好遇到當時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土著李賁起兵抗暴事件，而此後數年所爆發的交州戰爭更決定性地使陳霸先成爲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

交州地區從漢代以來就成爲中國王朝的支配地區，但實際上經常發生土著的反抗事件，漢末動亂，交趾太守士燮保境安民形同割據，孫權統治交州亦因而用之，此後歷代亦多用當地土著爲刺史以統治其地⑬。梁大同年間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因「刻暴失衆心」，交趾豪右李賁「連結數州豪傑俱反」⑭，蕭諮輸賄李賁逃還廣州。朝廷遣蕭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認率兵討之，孫冏、盧子雄認爲春天瘴癘之氣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蕭映不許，蕭諮又催促之，孫冏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衆潰而歸」，結果蕭諮奏「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當時盧子雄弟

---

⑩ 同註④，頁257－258。

⑪ 參見周一良〈陳霸先早年經歷〉，頁291，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⑫ 按陳霸先生於梁武帝天監二年（503），據《陳書·高祖本紀》陳霸先結識蕭映是梁大同（535－545）初年，蕭映任廣州刺史年代無可考，但陳霸先在廣州平定杜僧明舉兵之事，《資治通鑑》繫於大同八年（542），此時陳霸先剛好四十歲，因此陳霸先南下廣州約在三十多歲的壯年時期。

⑬ 參見後藤均平〈士燮〉，《史苑》第32卷1號，1972年；後藤均平〈交州土著刺史—4·5世紀の越南—〉，《歷史學研究》第394號，1973年3月；李東華〈六朝遞嬗時代的嶺南地區〉，收於氏著《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台北，大安書局，1990年5月。

⑭ 參見《資治通鑑》〈梁紀十四〉武帝大同七年（541）十二月條，頁4909。按此事件史料散於各紀傳，而《資治通鑑》始末頗詳，可參考之。

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盧子雄部下杜天合、杜僧明兄弟乃與周文育「率衆結盟」，奉盧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復仇，聲勢浩大，「一日之中，衆至數萬」。⑮。此時陳霸先任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自高要「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⑯，結果杜天合戰死，部衆潰散，杜僧明遂降，周文育亦降。陳霸先在這次戰役中立下首功，聲名遠播，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陳霸先）容貌而觀之」⑰。這時是梁大同八（542）年⑱。

當梁的討伐軍內鬨之時，交州南方的林邑則趁機北侵，李賁領導交州人民抵抗林邑，敗林邑軍。梁大同十（544）年李賁遂稱帝建萬春國於交趾，置百官，一般認爲這是古代越南脫離中國王朝而首次建立的獨立國家⑲。對於這種情勢的發展，北方的梁朝遂決定再度出兵討伐。

這時廣州的情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就在李賁稱帝這一年的冬天廣州刺史蕭映卒，廣州州鎮的實權漸移到陳霸先的手中，因此討伐李賁的任務就落在陳霸先身上⑳。大同十一（545）年梁朝廷命陳霸先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陳霸先「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楊瞟「委以經略」，討伐軍可說由陳霸先所主導。討伐軍發自番禺，六月至交州，李賁軍隊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梁軍，楊瞟 推陳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㉑，李賁敗逃，溯紅河而上據嘉寧城，梁軍圍城，經過長期的包圍戰，翌年（546）正月攻陷嘉寧城，李賁再逃入嘉寧城西北的高地，八月李賁再率軍二萬出典澈湖與梁軍對陣，梁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勒所部兵，乘

---

⑮ 關於杜天合、杜僧明起兵復仇，參見《陳書》卷 8〈杜僧明傳〉，頁 135－136。

⑯ 同註⑥，頁 2。

⑰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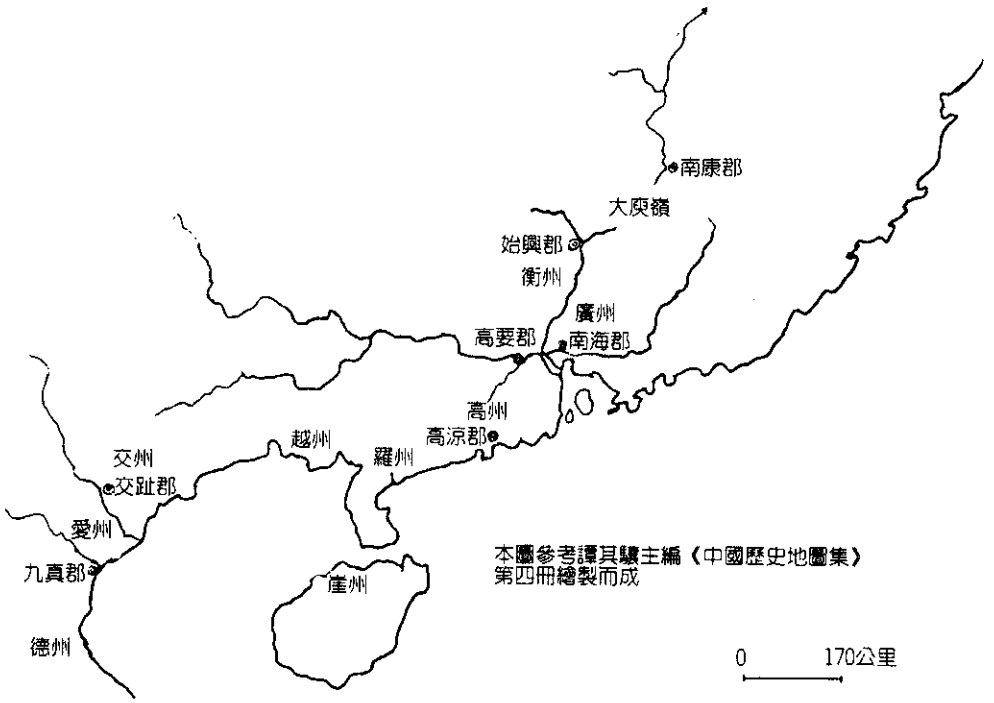
⑱ 按《資治通鑑》繫此事於大同八（542）年，《建康實錄·高祖武皇帝》則載於大同十（544）年。今暫從《資治通鑑》。

⑲ 關於李賁建萬春國的始末，參見後藤均平〈李賁萬春國—六世紀の越南—〉，《歷史評論》275 號，1973 年 4 月。

⑳ 榎本あゆち認爲當時陳霸先交結蕭映廣州刺史的中兵參軍沈恪，掌握廣州州鎮的軍事機構，因而能夠成爲州鎮的實權者。參見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陳霸先軍團を中心として—〉，頁 67 上，《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1982 年。

㉑ 同註⑥，頁 2－3。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圖一 梁代嶺南略圖

流先進」，遂再敗李賁軍，李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⑫。李賁兄李天寶遁入九眞，又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陳霸先仍又率兵討平之。

由李賁起兵所引起的交州戰爭，可說是梁末南方的一次重大戰役，不但交戰之軍隊數以萬計，戰事也持續數年之久。據《資治通鑑》所載，李賁起兵在梁大同七（541）年，陳霸先討平李天寶在梁太清二（548）年三月，以此推之，戰事歷經七、八年之久，李賁、李天寶的軍隊動輒數萬，梁的軍隊能夠討平之，當亦不在少數。事平之後，陳霸先因此次戰功被任命爲西江督

⑫ 按陳霸先討伐李賁之過程，主要參考《陳書·高祖本紀上》，以及註⑲所引後藤均平〈李賁萬春國〉一文之整理。《陳書·高祖本紀上》載後來「屈獠斬賁，傳首京師」（頁3），但據後藤均平所引越南方面的史料，卻否定李賁被屈獠所殺之說，而是繼續稱南帝統治越南，見〈李賁萬春國〉，頁36上。

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成爲以高要郡爲中心的西江流域最高的軍事、民政長官，也可以說是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此時是梁太清二年三月，陳霸先四十六歲。

這一年八月，侯景在壽春舉兵叛梁，叛軍迅速地攻下譙州、歷陽，進而渡江寇京師建康。承平四十多年的梁朝立即陷入混亂狀態，梁宗室諸王的勤王軍隊雖然龐大，但彼此牽制，觀望不前，在侯景攻陷建康之後，梁宗室諸王卻以討賊爲名進行帝位爭奪戰，於是各地更進一步陷入混戰、割據的局面㉓。就在這種情勢之下，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最後建立陳朝。然而在揮軍北上之前，陳霸先在嶺南尚有一些阻力，以下就此一過程再做說明。

當侯景起兵寇京師的消息傳來時，陳霸先決定要率兵赴援，然而當時的廣州刺史元景仲勾結侯景，「陰有異志」，將對陳霸先不利。陳霸先知道後，先發制人，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台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太清三（549）年七月，陳霸先集兵南海討元景仲，元景仲兵敗自縊，陳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這時嶺南也陷入互相吞併的混亂之中，前高州刺史蘭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㉔，進而攻衡州，監衡州刺史歐陽頠求援於蕭勃，蕭勃令陳霸先率兵救之，陳霸先擒蘭裕，仍監始興郡。始興郡（廣東曲江縣）是嶺南的大郡，郡內多「豪猾大姓」，不易治理㉕，但陳霸先卻能「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當地豪族侯安都、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㉖。陳霸先的勢力愈來愈大，招致蕭勃的警戒，兩人的關係也緊張起來。陳霸先執意要率軍北上赴援，蕭勃則陰圖割據，陳霸先只好暗中遣使往江陵，受湘東王蕭繹節度。

大寶元（550）年正月，陳霸先從始興郡北伐，越大庾嶺，當時蔡路養起兵據有南康（江西省南康縣），蕭勃遣心腹與蔡路養相結，阻止北伐軍，

㉓ 關於侯景之亂的研究文章頗多，無法一一列舉。吉川忠夫《侯景の亂始末記》，是一頗完整的始末敍述之作，可參考之，該書是由中央公論社 1974 年出版。至於一般扼要之作，可參考：竹田龍兒〈侯景の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第 29 卷第 3 號；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 年第 6 期。另外，筆者亦曾論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演變之影響，參見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二章第一節〈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的影響〉，頁 52－69，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75，1987 年 6 月，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㉔ 參見《陳書》卷 9〈歐陽頠傳〉，頁 157。

㉕ 《梁書》卷 13〈范雲傳〉載：「（始興）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頁 230）。

㉖ 同註⑥，頁 3－4。

陳霸先大破之，蔡路養敗逃，陳霸先遂進頓南康，六月，駐屯南康附近的崎頭古城。南康位居贛水流域的上游，當時從南康到豫章稱之爲南川㉗，南川地區盛產稻米是六朝五大稻作區之一㉘，因此，南康居高臨下，是兵家必爭之地。此時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江西吉安縣南），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在今江西贛縣至萬安縣間）、魚梁（在萬安縣南），進逼南康，陳霸先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約當同時，嶺南高涼的蠻酋冼氏㉙ 襲擊李遷仕的據點，李遷仕敗逃寧都（江西省寧都縣），冼氏的首領冼夫人與陳霸先會於灨石，對陳霸先非常敬佩，此後極力支持陳霸先㉚。逃亡寧都的李遷仕受到當地人劉藹資助舟艦兵仗，將再襲南康，陳霸先遣杜僧明率二萬人據白口（江西雩都縣東北）築城以拒之㉛。翌（551）年三月，杜僧明大敗之，生擒李遷仕送南康斬之，至此陳霸先掃除北上的障礙，然而從進駐南康到整軍再出發，陳霸先足足已停留於南康達一年之久。

大寶二（551）年六月，陳霸先從南康出發，順流而下，八月已至巴丘（江西省峽江縣），陳霸先的軍隊據載有「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三萬人」㉜，而且軍糧充足，當時討伐侯景的主帥王僧辯駐於湓城（九江市北），軍隊缺糧，陳霸先貯有軍糧五十萬石，乃分三十萬石以資助之㉝。此後陳霸

㉗ 《資治通鑑》卷167〈陳紀一〉永定二年正月條，胡三省注：「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以南江所經言之也。」（頁5172）。另又參考前引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南江、南川、南州〉條。

㉘ 按六朝的五大稻作區分別是：漢中巴蜀稻作區、荆湘南川稻作區、江南稻作區、南陽盆地稻作區、淮南稻作區。參見簡修煒、莊輝明、章義和著《六朝史稿》第三章〈六朝農業經濟〉頁96－103，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㉙ 按冼玉清《廣東文獻叢談》有〈冼夫人非姓冼〉條，認爲此高涼土著酋豪姓冼氏非冼氏。此文筆者未及查閱，參見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註二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2分，1971年9月。不過今本《隋書》卷80〈譙國夫人傳〉及《資治通鑑》等皆仍作冼氏，今仍暫用冼氏。

㉚ 關於高涼冼氏之事蹟，基本史料是《隋書》卷80〈譙國夫人傳〉，近人之研究論著則有註㉙所引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後藤均平〈高梁の冼氏と馮氏〉，《國學院雜誌》1973年3號；《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有〈冼夫人學術研究交流會專輯〉；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梁隋間高涼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此外有王興瑞《冼夫人與馮氏家族》，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㉛ 按關於大皋、灨石、魚梁、白口之地界，乃參考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第十三章〈梁陳興亡〉，頁647，台灣開明書店印行。

㉜ 同註⑥，頁5。

㉝ 同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即以此軍團爲基礎，與王僧辯共同討伐侯景，後來進而襲殺王僧辯創建陳朝。

綜而言之，以上陳霸先集團興起的過程可以分爲陳霸先南下廣州、討伐杜天合杜僧明兄弟、討伐交州李賁、討伐元景仲、討伐蘭裕、討伐蔡路養、討伐李遷仕等階段。其中又以討伐交州李賁爲最重要，這是陳霸先培植實力最重要的階段。如果從以上陳霸先勢力集結的情形來看，又可分成二個大階段，一個是他在廣州州鎮內形成個人勢力的時期，另一個是他在北上赴援收納各地豪族的時期。而如果從後來四處征討的過程來看，後一時期所收納的各地豪族勢力雖然也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但整個陳霸先集團的領導核心無疑地是前一時期廣州州鎮內所形成的。換而言之，推動創建陳王朝的基本動力可說是來自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形成的集團，因此有必要再對此一集團做深入的分析。

三、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

陳霸先早年事蹟多缺，甚至有關其親族的史料都極其有限，譬如說據史書所載陳霸先諸子只知第六子昌，其他諸子一概不得而知。梁大同（535－545）年間，陳霸先南下廣州有哪些家人同行亦難以詳考，只有以下相關的片段史料。《陳書·高祖章皇后傳》載：

> 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陳蒨）由海道歸于長城[34]。

《陳書·衡陽獻王昌傳》載：

> 高祖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35]。

---

[34] 參見《陳書》卷 7〈高祖宣皇后章氏傳〉，頁 126。
[35] 參見《陳書》卷 14〈衡陽獻王昌傳〉，頁 207。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書·沈恪傳》載:

> 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㊱。

據此，知道隨陳霸先南下廣州的親人有其妻章氏以及侄兒陳蒨，至於第六子昌有可能是在廣州所生㊲，其他親人就一無所知了。另外，親族人物曾在廣州者有陳霸先的從妹婿錢道戢以及疏屬陳擬，其他亦一無所知。可見陳霸先在廣州時期並無太多的親族勢力，其核心支持者則多半是在征討過程中所結識的。

茲就《陳書》所見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集結的人物，大致依彼此結合的年代順序列舉如下。

⑴錢道戢（511-573）。 吳興長城人。《陳書·錢道戢傳》載:

> 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㊳。

按錢道戢可能在陳霸先南下廣州前即相結識，後來成爲陳霸先的從妹婿，他和陳霸先的關係應該是頗爲親近，很可能是和陳霸先一起南下廣州的，其人「頗有幹略」，大同八（542）年從陳霸先討平盧子略、杜天合、杜僧明圍攻廣州城之役，後來又在陳霸先襲殺王僧辯的重要戰役中，討平王僧辯部下張彪。在陳朝建立之後參與討伐留異、歐陽紇、蕭巋等戰役，太建五（573）年更參與吳明徹的北伐軍，該年以疾病卒。

⑵陳擬（503-560）。 《陳書·陳擬傳》載:

> 高祖疏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趾，擬從焉。又進討

㊱ 參見《陳書》卷12〈沈恪傳〉，頁193。

㊲ 據《陳書》卷14〈衡陽獻王昌傳〉載:「（侯）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頁207），按侯景被討平是在大寶三（552）年，依此推之，陳昌生於大同三（537）年，可能是陳霸先在廣州時所生的。

㊳ 參見《陳書》卷22〈錢道戢傳〉，頁295。

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並應接軍糧㊴。

按陳擬既是陳霸先疏屬，應亦是吳興長城人。有可能是和陳霸先一起南下廣州的族人。後來隨從陳霸先征討交趾，在北上討伐侯景時又擔負在後方「應接軍糧」的重任。陳朝建立之後受封永脩縣開國侯，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後來又以中領軍監南徐州刺史，任丹陽尹等要職，天嘉元（560）年卒。

(3)沈恪（509-582）。　吳興武康人。《陳書·沈恪傳》載：

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爲郡將，召爲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鎭。映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爲府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㊵。

按沈恪爲蕭映的老部屬，一直追隨著蕭映，陳霸先很可能在追隨蕭映時即與之相識且一同南下廣州。沈恪在廣州軍府內兼中兵參軍，是軍府內很重要的職位㊶，同時陳霸先任中直兵參軍亦是掌軍權要職，位在中兵參軍之上㊷，兩人又同是吳興郡人，故「情好甚暱」，這由陳霸先要南征李賁時將妻兒託附給沈恪可見一斑。沈恪雖未從征交州以及北伐，但在陳霸先討侯景時遣使相告，沈恪即「東起兵相應」，討平侯景後，陳霸先即引之爲身邊副手，又爲軍府司馬，成爲陳霸先的左右手，後並參與策劃襲殺王僧辯的關鍵性戰役。陳朝建立後長期出任吳興、會稽等經濟要地的長官，又入朝任左衛將

㊴ 參見《陳書》卷15〈陳擬傳〉，頁217。
㊵ 同註㊳，頁193。
㊶ 據嚴耕望的考察認爲：「中兵參軍職總兵事，內而佐統兵政，外而率兵征伐，其任至重，故位雖次於諮議、錄事、記室等，而權實過之」，參見氏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㈢卷中《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頁204，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1963年。
㊷ 同上引嚴耕望之書，頁2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軍、中領軍、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中央禁衛軍將領，太建十四（582）年卒。

⑷胡穎（507-560）。 吳興東遷人。《陳書·胡穎傳》載：

> 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趾，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台，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皐，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㊸。

按胡穎可能是在陳霸先之前已南下廣州，「出番禺，征討俚洞」，陳霸先任西江督護在廣州時與之結識，因有「同郡」之誼，「接遇甚隆」，在南征交趾時，「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可見他在陳霸先集團中的地位甚高，隨從陳霸先南征北討無役不與，常負責留守後方、督運軍糧等重要任務。討平侯景之後，仍隨陳霸先鎮守京口、破北齊軍，又領馬軍從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陳朝建立後，以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兼丹陽尹，又兼左衛將軍，從侯安都討王琳，任義興、吳興太守。天嘉元（560）年卒。

⑸杜僧明（509-554）。 廣陵臨澤（江蘇省高郵縣）人。形體眇小但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535-545）中，與其兄杜天合及周文育隨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盧安興死後，杜僧明等人又追隨盧安興子盧子雄。如前節所述，交州土豪李賁反，盧子雄受命征討不利枉受誅死，杜僧月遂與盧子雄弟盧子略等起兵攻廣州復仇，被陳霸先所敗，杜天合被殺，杜僧明及周文育皆被擒，陳霸先皆釋放之，並「引爲主帥」，此後杜僧明成爲陳霸先手下之大將，在征討交州、討元景仲、討蘭裕、討蔡路養、討李遷仕等戰役中，皆爲衝鋒陷陣之大將，《陳書·高祖本紀上》載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王僧辯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

㊸ 參見《陳書》卷12〈胡穎傳〉，頁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南川豪帥三萬人將會焉」[44]，可見杜僧明是陳霸先軍團的頭號戰將。在與侯景軍隊交戰時，「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陳霸先又任用他爲軍府長史，討平侯景，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領晉陵太守。可惜承聖三（554）年西魏攻江陵時，陳霸先命他率軍西援，病卒江州，未能再爲陳霸先效力[45]。

(6)周文育（509-559）。 本名項猛奴，新安壽昌（浙江省壽昌縣）人。少孤貧。義興人周蕃爲壽昌浦口戍主，見之，收爲養子。後來與杜僧明同樣隨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廣州，「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盧安興子盧子雄枉死，周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被陳霸先所敗，成爲陳霸先的部將。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周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討蘭裕、討蔡路養皆有功，陳霸先任之爲軍府司馬，之後又討伐李遷仕、討伐侯景，皆有戰功。在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後，命周文育討伐王僧辯餘黨，後來又督軍討伐蕭勃、王琳，曾被王琳所俘逃歸。永定三（559）年領軍討伐余孝頃餘黨時，被熊曇朗殺害[46]，靈柩運抵京城，陳霸先「素服哭于東堂，哀甚」[47]，不久陳霸先亦駕崩。周文育可說是從廣州一路北上助陳霸先打天下的一員猛將，難怪陳霸先聞其死訊會哀痛無比，陳霸先病篤駕崩多少與此有關。

(7)杜陵（503-572）。 吳郡錢塘（浙江省杭縣）人。《陳書·杜稜傳》載：

> 世爲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高祖，恆典書記[48]。

按杜稜有可能在遊嶺南事蕭映時即與陳霸先相識，而在蕭映死後追隨陳霸先，「恆典書記」，但也屢建軍功。陳朝建立後任中領軍，兼侍中、右衛將軍[49]。陳霸先死後，他更參與迎立陳文帝（世祖）之大計。《陳書·杜稜傳》

---

[44] 同註⑥，頁 5。
[45] 參見《陳書》卷 8〈杜僧明傳〉，頁 135-137。
[46] 參見《陳書》卷 8〈周文育傳〉，頁 137-141。
[47] 參見《陳書》卷 2〈高祖本紀下〉，頁 40。
[48] 參見《陳書》卷 12〈杜稜傳〉，頁 191。
[49] 據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杜稜於永定二（558）年出任中領軍。見《二十五史補編》所收，開明書店製版。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期刊資料庫

載：

> 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世祖[50]。

陳文帝即位後，杜稜遷領軍將軍，天嘉元（560）年出爲晉陵太守，後來又數度任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歷事三帝，並見恩寵」，太建四（572）年卒。

⑻徐度（509-568）。 本籍安陸（湖北省安陸縣）人，「世居京師（建康）」，《陳書·徐度傳》載：

> 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51]。

據此，徐度大概是在梁大同年間南下始興郡，因率兵「征諸山洞」，以驍勇聞名，陳霸先要征討交州時以「厚禮招之」，從此成爲陳霸先身邊一員猛將兼謀士，陳霸先南征北討謀略多出於其手。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之後東討王僧辯餘黨，「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陳朝建立之後徐度任領軍將軍，總領中央禁衛軍，並領兵討平王琳[52]。陳文帝崩，徐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又領兵討平華皎之叛，光大二（568）年卒。

⑼趙知禮（519-565）。 天水隴西（甘肅省隴西縣）人。《陳書·趙知禮傳》載：

---

[50] 同註[48]，頁192。

[51] 參見《陳書》卷12〈徐度傳〉，頁189。

[52] 據前引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徐度在永定元（557）年十二月任領軍將軍，翌年六月領軍出討王琳。永定三（559）年七月杜稜接任領軍將軍，則徐度可能任領軍將軍直到杜稜接任爲止。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爲記室參軍。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恆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53]。

按趙知禮本籍天水隴西，但身居地不得而知，其父曾任侯官（福建省閩侯縣）縣令[54]，或許他是隨其父南下侯官再遊嶺南的，陳霸先討元景仲之前，引他爲記室參軍，成爲陳霸先的文膽兼謀士，參與南征北討。討平侯景之後，任中書侍郎。陳霸先任司空時，又引爲從事中郎。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掌大權之後，又任之爲給事黃門侍郎，兼衛尉卿。陳朝建立後，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陳文帝即位後，出任吳州刺史，但每遇軍國大事，「輒令璽書問之」。天嘉六（565）年卒。

表一：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表

次	姓名	籍貫	與陳霸先結合情形	陳初出仕之要職	出典
1	錢道戢 (511－573)	吳興長城	陳霸先從妹婿，同赴廣州	錢塘、餘杭二縣令、衡州刺史、左衛將軍	陳書卷22
2	陳擬 (503－560)	吳興長城	陳霸先疏屬，同赴廣州，從征交州	中領軍、監南徐州刺史、丹陽尹	陳書卷15
3	沈恪 (509－582)	吳興武康	從蕭映赴廣州，結陳霸先	中領軍、護軍將軍、領軍將軍	陳書卷12
4	胡穎 (507－560)	吳興東遷	自結陳霸先，從征交州	南豫州刺史、丹陽尹、左衛將軍	陳書卷12
5	杜僧明 (509－554)	廣陵臨澤	敗降，從征交州		陳書卷8
6	周文育 (509－559)	新安壽昌	敗降	江州刺史、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陳書卷8
7	杜稜 (503－572)	吳郡錢塘	事蕭映，從陳霸先，恆典書記	中領軍、侍中、領軍將軍	陳書卷22
8	徐度 (509－568)	本籍安陸世居京師	陳霸先招之，征交州	領軍將軍、司空	陳書卷12
9	趙知禮 (519－565)	天水隴西	陳霸先引爲記室參軍	通直散騎常侍、吳州刺史	陳書卷16

[53] 參見《陳書》卷16〈趙知禮傳〉，頁223。
[54] 按《陳書·趙知禮傳》載趙知禮父曾任梁「候官令」，疑應作「侯官令」。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是《陳書》列傳所見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集結的人物。這些人物應可說即是陳霸先廣州集團的重要成員。然而由他們的出身觀之，以上這些人物幾乎都不是廣州地區的本地人士，除趙知禮現居地不明之外，其他都出身於今日浙江、江蘇地區，即當時南朝的中心地域江南地方。如(1)錢道戢、(2)陳擬、(3)沈恪、(4)胡穎，都是吳興郡人，(5)杜僧明是廣陵人，(6)周文育是新安人，(7)杜稜是吳郡人，(8)徐度世居京師建康。換而言之，陳霸先廣州集團的主要成員，不但陳霸先是由江南地方南下者，其他領導人物也都是由江南地方南下者。其中(1)錢道戢、(2)陳擬可能是和陳霸先有婚姻、血緣關係而一同南下，關係較爲特殊，(3)沈恪和陳霸先可能同在蕭映之下任事而結識，其他則都是在廣州州鎮內才結識。(3)沈恪、(4)胡穎又因與陳霸先同郡之故，關係也更加親密。

再從這些人物在嶺南地區的活動觀之，有許多人物和陳霸先一樣是領兵從事征伐當地土著民的將帥。如(3)沈恪「常領兵討伐俚洞」，(4)胡穎「出番禺，征討俚洞」，(5)杜僧明「頻征俚獠有功」，(6)周文育「累征俚獠，所在有功」，(8)徐度「征諸山洞，以驍勇聞」。可見這些人物的南下是和梁代嶺南地區的開發所引發的族群衝突問題有關。更進一步說，陳霸先廣州集團能夠在嶺南崛起進而建立陳朝，也是和嶺南地區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留待下節再詳述。

四、嶺南的開發與陳霸先廣州集團興起的關係

如所周知，六朝政局是以荆州、揚州的矛盾對立爲基本格局，尤其是東晉一朝，位居上游的荆州重鎮始終威脅著中央政府，王敦、桓玄之凶頑，固不必論，即如陶侃之忠賢，庾亮、庾翼國之懿親，亦莫不與中央對立[55]。東晉在荆揚對立之下使京口北府兵興起，劉裕因之以篡[56]。劉宋以宗室出鎮荆

[55] 參見傅樂成〈荆州與六朝政局〉，頁93，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9月初版，1981年6月第二次印行。

[56] 關於北府兵之興起以及其影響到劉宋之建立，參見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七十，1985年，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1989年3月1日發行，玄文社印刷。

州以防異姓之二心，並分荆州之土地建立新州以削弱其實力，卻導致蕭道成於中央輕移宋柄。南齊沿襲劉宋之荆州政策，於宗室亦不敢信任，且更加重典籤之權用以箝制出鎮之諸王，由是荆州益弱，遂有蕭衍以雍州起事，取南齊而代之。梁武帝一反南齊猜忌宗室之作風，而不明分割荆州之弊病，厚愛子孫，諸王各轄一州，互不相下，終致侯景亂起，西土失卻政治重心，遂演成荆、雍、湘、郢、益諸州骨肉相殘之慘劇[57]。不論如何，自東晉以來南方的政局基本上乃是荆揚對立及其演化之格局。然而梁末陳霸先自廣州崛起，卻改變了這種傳統格局。要瞭解這種改變的由來，則要從嶺南地區的開發談起。

嶺南地區大致上是指包括今日廣東、廣西以及越南中部以北的地區。在古代這一廣大地區被稱爲越、百越、揚越或南越，自秦始皇遣大軍伐百越之後，就陸續有北方人民南下[58]。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有很大的進步，包括北方鐵器、牛耕等生產工具和技術已在嶺南推廣開來，青銅冶鑄與造船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此外還有城郭的修築與道路的開闢，嶺南開始成爲一個具有特色的經濟區。然而，總的來說，秦漢時期嶺南經濟的發展是早期的初步開發，與中原和江南地區相比，尚顯得後進[59]。

六朝時期由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戰亂頻繁，而嶺南偏居南隅，且有五嶺山脈爲天然屏障，戰亂很少波及，成爲當時最爲安定的地方，該地又是政治統治力較爲薄弱之地，且地廣人稀，有大量荒地可墾，人民易於落腳謀生。因此嶺南成爲逃避戰亂、徭役的理想地區。據估計，六朝時期遷徙進入嶺南的人口至少有 250 萬以上。這麼龐大的人口徙入，不論從勞動力的增加、生產經驗與技術的提升，都更進一步地促進嶺南的經濟發展[60]。

六朝時期南方政權爲了增強抗衡北方的實力，逐漸重視嶺南的開發，其

---

[57] 參見註[53]所引傅樂成〈荆州與六朝政局〉，頁 94。另外關於蕭道成之篡宋，參見安田二郎〈蕭道成の革命軍團—淮陰時代を中心に—〉，《愛知縣立大學文學部論集》一般教育編 21 號，1970 年；關於蕭衍以雍州起事篡齊，參見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擧兵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學》第九號，1967 年。

[58] 關於秦始皇對嶺南的征服問題，參見文錫進〈關於秦統一嶺南的戰爭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86 年第二期。另外，古代中國對南方的開發問題，參見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四十一，1973 年，台灣大學文學院出版。

[59] 參見呂名中〈秦漢時期的嶺南經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二期。

[60] 關於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參見劉希爲、劉盤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體的措施包括：增置州郡縣地方行政機構、安置流民與管理民戶、建築城郭道路、招撫與征討土著人民、輕徭薄賦以勸農業等等。到了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有更重大的發展，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1)農業的進步，突出表現爲水稻栽培技術的提高、耕作方式的改進和農耕區的不斷擴大；(2)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較著名者如柑、桔、荔枝、龍眼、椰子、甘蔗、密香、沈香等等；(3)手工業的發展，如造船業、紡織業都有長足的進展；(4)海外交通貿易的繁盛，尤其廣州成爲海外交通貿易的中心；(5)商業的興起，廣州、合浦、徐聞、始興都成爲著名的商業中心[61]。

嶺南地區的開發在六朝後期有重大的進展，可由地方州郡縣的擴張具體反應出來。東漢以來嶺南地區的地方機構變動如表二[62]。

表二：東漢至梁嶺南地方機構表

時代	州數	郡數	縣數	資料出處
東漢	1（交州）	7（後交州4，廣州3）	56（交州27，廣州29）	後漢書卷23郡國志5
東吳	分置交、廣二州	交7；廣10（含荊州三郡）	不詳（與晉近似）	晉書卷15地理志5
晉	交、廣二州	交7；廣10（同上）	交53；廣68	晉書卷15地理志5
宋	交、廣、越三州	交8；廣17；越8	交53；廣136；越（合浦7，餘不詳）	宋書卷38州郡志4
齊	交、廣、越三州	交9；廣23；越20	交52；廣188；越55	齊書卷14州郡上
梁	二十二州			補梁疆域志

按梁代州數由3州猛增爲22州，並不能用濫設州郡縣來解釋，而是政府加強控制力[63]，以及地方開發的標誌。蓋經過數個世紀的移民與開發，過去的深山海隅僻遠之地大面積地被開墾出來，人口大量增加，新增郡縣星羅

---

[61] 同上，頁6-12。

[62] 本表參引註[13]所引李東華之文，梁代之州數則補自洪齮孫〈補梁疆域志〉，見《二十五史補編》所收。

[63] 參見吳慧蓮〈東晉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土豪酋帥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頁27，《淡江史學》第五期，1993年6月。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棋布，地曠人稀的原始風貌已全然改觀，因此由一州管轄數十郡的舊體制必須改變，梁代州數的增加顯示嶺南的開發到梁代後期已粗具規模[64]。

六朝後期嶺南的經濟發展景象，又可由以下數例見之。《南齊書·王琨傳》載：

> 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65]。

按這雖揭露廣州地方官的腐敗，但亦反映了廣州商業經濟的繁榮景象[66]，《南齊書·東南夷傳》「史臣曰」亦載：

> 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67]。

以上是南齊時代的情形。《隋書·食貨志》載：

>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68]。

按梁初嶺南交州、廣州地區全以金銀爲貨幣，乃是因波斯等外國人使用金銀爲貨幣，而這正反映出嶺南地區海外貿易的繁榮[69]。徐陵〈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亦載有梁末陳初嶺南地區的繁榮景象：

---

64 同註61。
65 參見《南齊書》卷32〈王琨傳〉頁578。
66 關於六朝時期廣州之繁榮，參見趙慶偉〈六朝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與港市的繁榮〉，《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又可參見註13所引李東華之文。
67 參見《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頁1018。
68 參見《隋書》卷24〈食貨志〉，頁689。
69 同註66所引趙慶偉之文，頁96。又可參考劉淑芬〈六朝南海貿易的開展〉，《食貨月刊》復刊第15卷第9、10期，民國75年4月。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期刊資料庫

> 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脂膏豪家，鐘鼎爲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有萬箱之詠⑩。

由以上所列嶺南地區的繁榮景氣，皆可看出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有重大的成就。

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繁榮，乃是數世紀以來所累積達成的成果。然而，論者以爲梁武帝時代長達四十餘年的和平歲月，以及梁武帝實行許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對於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重大的關係⑪。由此觀之，嶺南經濟在六朝後期能夠突飛猛進，當亦與梁武帝時代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以上是六朝時代嶺南地區的經濟開發情形。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北方人民一波又一波不斷地南下，他們和嶺南地區的土著人民經常發生衝突，經濟開發愈進展雙方的衝突就愈激烈，前節所述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由江南地區南下率兵討伐嶺南地區的土著人民。關於這一點，必須回顧一下南朝嶺南地區開發過程中的族群衝突情形。

南朝境內的土著人民統稱爲蠻，細分起來名目繁多，有蠻、僚、俚、蜑、巴、蜀、越、谿等等各種名稱，其中蠻、僚有時也用做泛稱⑫。嶺南地區主要的土著人民是俚族，史書常稱俚獠。《宋書夷蠻傳》載：

> 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⑬。

《南齊書·州郡志上》「廣州」條載：

>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户不多，而俚獠猥雜，皆

---

⑩ 參見徐陵《徐孝穆集》卷九〈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台灣商務印書館。

⑪ 參見劉磐修〈梁武帝與南方經濟的發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⑫ 參見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頁57，《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按由於「少數民族」、「民族」的名詞易起爭議，本文用「土著人民」、「某族」代之。

⑬ 參見《宋書》卷97〈夷蠻傳〉，頁2379。

> 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74]。

同書同卷「越州」條載：

>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户……（宋）元徽二（474）年，以（陳）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75]。

按以上史料常見的「俚獠」，有人認爲「獠」是一種泛稱，實際上指的是俚人[76]。南朝劉宋時代以來，廣州俚人「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俚人「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顯示隨著南朝政府加速對嶺南的開發，與當地土著民的衝突愈加頻繁。到了劉宋泰始（456-471）年間，爲了強化中央對嶺南土著民聚落的控制，在廣州都督下設置西江、南江二督護，試圖將統治力量向內陸延伸至「川源深遠」的地方。隨後又割交、廣三郡並合浦以北之地立越州，以加強經營雷州半島地區[77]。西江、南江二督護的主要任務是對俚人「專征討之」。而劉宋立越州後，以陳伯紹爲刺史，「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以後的刺史也「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

南朝歷代政府加強對俚人的征伐，俚人的反抗也愈趨強烈。俚人的反抗從劉宋末年起就屢見於記載[78]。到了梁代俚人更有大規模的起事，中大通（529-534）年間，桂陽、陽山、始興三郡的俚人發動起事，被蘭欽都督衡州三郡兵鎮壓下去[79]，大同（535-545）初年西江俚帥陳文徹起事，進攻高要郡，規模很大，又被衡州刺史蘭欽鎮壓下去[80]。在這次鎮壓之後，梁政府遂另設高州專務鎮壓俚人。《南史·蕭勱傳》載：

---

[74] 參見《南齊書》卷 14〈州郡志上〉，頁 262。
[75] 同上，頁 267。
[76] 同註[72]所引朱大渭之文，頁 58。
[77] 同註[63]，頁 26-27。
[78] 同註[72]所引朱大渭之文，頁 69-70。
[79] 參見《梁書》卷 32〈蘭欽傳〉，頁 466。
[80] 參見《南史》卷 51〈蕭勱傳〉，頁 1262；《梁書》卷 32〈蘭欽傳〉，頁 467。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學術期刊資料庫

> 西江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蕭）勱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勱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台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81]。

由此可見，到了梁代俚人的反抗愈趨激烈，政府的鎮壓措施更加嚴厲。前述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紛紛南下參與征伐俚人的活動。如陳霸先南下廣州之後，「招集士馬，衆至千人」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陳霸先討平之，不久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該職務即爲專門討伐俚人的工作[82]。其他如沈恪「常領兵討伐俚洞」；胡穎「出番禺，征討俚洞」；杜僧明「頻征俚獠有功」；周文育「累征俚獠，所在有功」；徐度「征諸山洞，以驍勇聞」。總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的南下，乃是和梁代加強對嶺南地區俚人的鎮壓措施有關，而這一現象當然又與六朝後期嶺南快速的經濟開發有密切的關係。

最後，嶺南經濟的發展又與陳霸先廣州集團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如前所述，到了六朝後朝嶺南地區的經濟已經相當的繁榮，陳霸先就是以嶺南豐裕的經濟實力爲後盾而能夠崛起。《南史·蕭勱傳》載：

> 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豪［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勱征討所獲生口實物，軍賞之外，悉送還台。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勱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梁）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83]。

據此，廣州一地之獲利可「軍國所須，相繼不絕」。如前面所述，陳霸先軍團北上時軍糧充足，當時王僧辯的軍隊「乏食」，陳霸先則存有軍糧五十萬

---

[81] 同上引《南史·蕭勱傳》，頁1262-1263。
[82] 同註[6]，頁5。
[83] 同上引《南史·蕭勱傳》，頁12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乃「分三十萬以資之」[84]，據《隋書·食貨志》載，梁代聚居一百四十萬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內七大官倉貯糧總數也不過五十萬石[85]，由此可見陳霸先軍團糧食充裕之情形。陳霸先軍團北上之後，又「以（陳）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並應接軍糧」[86]，羅州在高州之西，今雷州半島之北[87]，可見其所接應的軍糧應該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嶺南地區。總之，梁末陳霸先廣州集團能夠從嶺南興起，改變了長期以來荊揚二州主宰政局的傳統，乃是與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五、陳霸先廣州集團的性格

以上從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快速開發，說明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由江南赴嶺南的緣由，進一步闡明陳霸先廣州集團能夠從嶺南興起的背景。本節則擬再進一步分析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的身分階層、該集團人物族屬以及與當地土著的關係，以及該集團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情形。

首先，就出身之階層觀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大多是出身於寒門的武將。如前所述，陳霸先早年事蹟多缺記載，《南史·陳高祖本紀》載陳霸先的出身云：「其本甚微」[88]，再由他曾任里司（或里正）、油庫長（或油庫吏）、傳教等職觀之，亦都是寒門出身者所出任的微職。因此，陳霸先出身寒微殆無疑慮[89]。那麼，與陳霸先同族的陳擬，以及有姻戚關係的錢道戢應該也是

---

[84] 同註⑥，頁 5。

[85] 《隋書》卷 24〈食貨志〉載：「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台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頁 674）。

[86] 同註[39]，頁 217。

[87] 關於梁代羅州的位置，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頁 42-43，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88] 同註④，頁 257。

[89] 關於陳霸先出身寒微，除《南史·陳高祖本紀》有明載之外，近人亦多論及。參見註①所引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 68-69；頁 80；註②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頁 554-555；註⑪所引周一良〈陳霸先早年經歷〉，頁 291-292。

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寒門出身者，這是當時門閥社會很常見的現象[90]。周文育本名項猛奴，少孤貧，「困於賦役」[91]，被人領養而改姓名，其出身低微不在話下[92]。徐度「嗜酒好博，恆使僮僕屠酤爲事」，行爲舉止似游俠之徒，後來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南下領兵征討，當亦非士族出身[93]。杜僧明與周文育一同隨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以戰功出任「新州助防」[94]，助防爲州的守備隊隊長，應屬下級武官，非士族出任之官職[95]。杜稜，吳郡錢塘人，「世爲縣大姓」，「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96]，應是屬於江南地方豪族，在當時的門閥社會裡也只是寒門人士[97]。

相對而言，沈恪、胡穎可能是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中身分階層較高者。沈恪在南下嶺南之前曾任吳興郡主簿，胡穎在南下前曾仕武陵國仕郎、東宮直後，都是士族出任之官。然而，據越智重明的考察，王國侍郎在梁代已是「次門層」的起家官，在門閥貴族眼中是屬於次一階層的寒門出身者的起家官[98]。沈恪在廣州州鎮內任中兵參軍，雖是重要的職位，但在當時門閥貴族眼中亦非「清官」[99]。換而言之，即使沈恪與胡穎是士族出身者，但顯然亦非門第社會中的高級士族，且他們在社會上的評價並非依其士人身分而是武人[100]。

---

[90] 參見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第九章〈六朝および唐初の身分的內婚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1月補訂版；又關於錢道戢出身於吳興長城武人豪族錢氏，在當時屬於寒門階層，參見註[20]所引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頁87之註（14）。

[91] 同註[46]，頁137。

[92] 按南朝士族有種種特權，其中之一是免徭役，周文育家「困於賦役」，其屬寒門甚爲明顯。關於南朝士族的特權，參見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二編第三章第七節〈士族の範圍とその特權〉，頁247-252。京都，同朋舍，1977年3月第三版發行。

[93] 同註[51]，頁188-189。

[94] 同註[45]，頁135。

[95] 關於助防，參見宮川尙志〈南北朝の軍主·隊主·戍主等について〉，頁580，收於氏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年9月複製第1刷。

[96] 同註[48]，頁191。

[97] 按朱大渭認爲杜稜既不是士族，也非庶民百姓，而是庶民地主階層。參見註[5]所引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頁349。

[98] 參見越智重明〈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史學研究》第97號，1966年。

[99] 參見註[92]所引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二編第三章第五節〈軍府僚屬、殊に參軍の發達〉，頁230。

[100] 關於沈恪與胡穎的身分，參見前引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之，本文第三節所列的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除了趙知禮的身分階層難以考察之外，幾乎都是寒門出身者。他們和同爲寒門出身的陳霸先，在廣州結合成一集團，憑藉他們領兵証討的武人才華而以戰功興起，並在梁末動亂的局面下，助陳霸先打天下，建立陳朝，也爲他們自己在門閥社會之下，開出一條建功立業的道路。

南朝門閥社會到了梁代已病態百出，梁代士大夫之文弱不能任事，恰與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的能征善戰成爲強烈的對比。趙翼曾論「江左世族無功臣」[101]，雖是過甚其言，但南朝士族多不涉實務、輕視武事、體羸氣弱，則有頗多實例[102]。《顏氏家訓·涉務篇》載：

>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103]。

據此可見梁代士大夫之文弱不堪。相反地，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則多「讀兵書，多武藝」（陳霸先）、「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杜僧明）、「前鋒陷陣，勇冠軍中」（周文育）、「以驍勇聞」（徐度），他們是一批征討嶺南土著民的寒門武將，東征西討，有無數的戰鬥經驗。尤其是長達七、八年之久的交州戰爭，乃是梁代四十多年和平歲月中罕見的大規模戰役，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多經此次戰爭的洗禮，因而成爲當時難得一見的有實戰經驗的集團，因此陳霸先廣州集團能夠在梁末興起，絕非偶然。

其次，就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之族群歸屬以及他們與嶺南土著民的關係論之。如果依據前述周一良將南朝境內之人群分爲僑人、吳人、三吳之外的南方土著而觀之[104]，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大多爲吳人出身。如錢道戢是吳興

---

[101] 參見趙翼撰、杜維運考証《廿二史劄記》卷 12〈江左世族無功臣〉條，頁 253-254，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

[102] 參見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頁 19-32，收於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3 月初版。

[103] 參見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 4〈涉務篇〉，頁 295，台北，明文書局，1984 年 1 月再版。

[104] 參見本文之前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城人；沈恪是吳興武康人；杜僧明是廣陵臨澤人；周文育是新安壽昌人；杜稜是吳郡錢塘人，以上諸人很明顯爲吳人。徐度是安陸（湖北省安陸縣）人，世居京師，似亦應歸爲吳人。趙知禮天水隴西人，似爲僑人，不知何時南遷。胡穎吳興東遷人，「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105]，據此則胡穎爲僑人。陳霸先之先人「世居穎川」，「咸和中土斷」成爲吳興長城人，則亦爲僑人，然而如前所述，《晉書·成帝紀》及《宋書·州郡志》皆未見有「咸和土斷」的相關記載，因此可信度似有問題[106]，縱使對此次土斷不加以懷疑，周一良亦將「僑人寒門」出身的陳霸先，視爲「與南土寒素無別」[107]，陳寅恪亦認爲陳霸先「已與吳人同化」，將之列爲「吳人的低等北人」[108]，那麼同爲土斷民的胡穎，其情形概亦相去不遠，實則皆可視爲吳人。由此可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大多爲吳人出身，即使如陳霸先可能爲「僑人寒門」出身，但經土斷之後因長期與吳人爲伍，亦被吳人所同化，視之爲吳人亦未嘗不可[109]。

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雖多是赴嶺南征討俚人的武將，但在該集團興起的過程中卻受到許多俚人豪酋的支持。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始興郡雄豪侯安都以及高涼洗夫人。《陳書·侯安都傳》載：

> 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110]。

按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在陳朝初年甚至招集

---

[105] 同註[43]。
[106] 參見本文第二節。
[107] 參見註①所引周一良之書，頁68。
[108] 參見註③所引《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205。
[109] 近人朱大渭從陳霸先好武善戰、從事漁業、信奉天師道等方面推論他可能是南方的土著溪人，雖不敢說絕無可能，但限於史料不足，此說尚只能說是推測而已。參見註⑤。
[110] 參見《陳書》卷8〈侯安都傳〉，頁143。

臺灣期刊論文資料庫

一批文人從事文學交遊[111]，頗富有漢文化素養，但其族屬則爲俚人豪酋[112]。始興郡內多「豪猾大姓」，不易治理，「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內史多以兵刃自衛[113]，陳霸先卻能「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114]，侯安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陳霸先北伐的過程中，侯安都是一員勇猛戰將，立功無數，陳霸先死後，侯安都「仍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陳蒨）」，「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終以功高震主，被誣謀反賜死[115]。

冼夫人是高涼一帶的俚人首領[116]，有很大的地方勢力。《隋書·譙國夫人傳》載：

> 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117]。

按馮融是否果眞爲北燕馮氏之苗裔，亦有可疑[118]，不論如何高涼馮氏與冼氏聯婚之後，其地方勢力更大。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在陳霸先軍團進駐南康時，高州刺史李遷仕來襲，此時冼夫人則率部衆襲擊李遷仕的後方據點，大敗李遷仕。《隋書·譙國夫人傳》又載：

---

[111] 參見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究》第 34 號，1969 年 3 月。

[112] 關於侯安都爲俚人出身，參見註②所引陳寅恪之文。另外，陳連慶則疑侯安都爲溪人出身，參見〈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松遼學刊》1983 年第 1-2 期，頁 22-32。因始興郡附近多俚人，本文從陳寅恪之說。

[113] 同註㉕。

[114] 同註⑥，頁 3。

[115] 同註⑩。

[116] 關於冼夫人出身於俚人，參見潘雄、蔡理才〈冼夫人的族屬及俚人遺裔考〉，《嶺南文史》，1984 年第 1 期。

[117] 參見《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頁 1800-1801。

[118] 林天蔚認爲高涼馮氏亦似非漢人，亦高州附近溪洞蠻酋之一，與中原馮氏未必有關。參見註㉚所引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頁 228。

臺灣期刊資料庫

> 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灊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⑲。

按此後高涼冼氏與馮氏的地方勢力一直支持陳霸先，直到陳亡⑳。

總之，在陳霸先的興起過程中受到許多嶺南地區的土著民的支持，尤其是侯安都與冼夫人，前者成爲陳霸先的猛將，後者則使陳霸先無後顧之憂，這些對陳霸先的興起都有很大的幫助。然而，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本來都是征伐俚人的將帥，後來此集團又何以能夠受到俚人的支持？蓋當時嶺南地區的俚人，種類甚多，各郡甚至縣內住民的風俗語言皆不盡相同㉑，彼此之間又「好相攻擊」㉒，各自爲政。因此在屢次受到南朝政府的征伐之後，某些嶺南酋帥選擇與政府當局合作的態度，不失爲明智之舉㉓，這大概是如冼夫人等酋帥支持陳霸先的緣故吧！

最後，就陳霸先廣州集團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論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在陳朝創建過程中，扮演著領導核心的重要角色，在陳朝建立之初也擔任著重要的職位，但在陳霸先死後，該集團人物也日漸凋零，且其後代亦少見活躍於政壇者。

杜僧明卒於梁承聖三（554）年，未及見陳朝之成立，其子孫無聞㉔。周文育卒於永定三（559）年，陳霸先哭之甚慟，不久陳霸先也駕崩。周文育有子周寶安，在周文育死後領其舊兵，在陳文帝時代助平王琳、留異有功，官至左衛將軍，天康元（566）年卒㉕。胡穎卒於天嘉元（560）年，其弟胡鐵續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太守、廣州東江督護、歷陽太守，太建六（574）年卒，其後無聞㉖。陳擬卒於天嘉元年，其後無聞㉗。趙知禮卒於

---

⑲ 同註⑰，頁1801。
⑳ 關於冼夫人在陳以後的事蹟，參見註㉚所引各有關之研究。
㉑ 參見註㊸，頁19。
㉒ 同註⑪。
㉓ 同註㊸，頁29。
㉔ 同註㊺，頁137。
㉕ 同註㊻，頁142。
㉖ 同註㊸，頁188。
㉗ 同註㊴，頁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嘉六（565）年，其後無聞[128]。徐度卒於光大二（568）年，其子徐敬成早年亦參與領兵征討有功，官任巴州刺史，徐度死後，徐敬成又歷任南豫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吳興太守，隨吳明徹北伐，太建七（575）年卒[129]。杜稜卒於太建四（572）年，其後無聞[130]。錢道戢卒於太建五（573）年，其後無聞[131]。沈恪卒於太建十四（582）年，其後無聞[132]。

由上可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的功業多及身而止，除周文育子周寶安、胡穎弟胡鑠、徐度子徐敬成等人尚有一些功業之外，其他都未見有活躍於政壇的記載。這種情形與西魏宇文泰所集結而成的「關隴集團」頗不相同[133]，值得留意。

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崛起於嶺南，但他們並未於嶺南生根。嶺南在陳霸先軍團北上之後，「復爲蕭勃所據」[134]，然而實際上蕭勃所能控制的地域恐亦有限，如前所述，嶺南俚人首領冼夫人仍然支持陳霸先，使陳霸先無後顧之憂。不過，不論如何陳霸先已無法直接控制嶺南。直到永定元（557）年蕭勃被平之後，陳霸先任歐陽頠爲廣州刺史，才再控有嶺南。此後嶺南長期由歐陽頠家族統治，歐陽氏家族「合門顯貴，名振南土」[135]。歐陽頠死後，其子歐陽紇舉兵反，攻當時的衡州刺史錢道戢，結果由都督章昭達討平之，此役亦得到高涼冼夫人的幫助[136]，事平之後由沈恪接任廣州刺史。由此可見，嶺南地區仍需靠土著勢力的支持方得以順利統治，而陳朝中期任用錢道戢爲衡州刺史與沈恪爲廣州刺史，這或許是要借重他們曾由嶺南興起的關係吧！

---

[128] 同註[53]。
[129] 同註[51]，頁 190-191。
[130] 同註[48]，頁 191。
[131] 同註[38]，頁 296。
[132] 同註[35]，頁 195。
[133] 陳寅恪認爲西魏宇文泰融合關隴胡漢民族以創霸業，該集團成爲西魏到唐初百餘年的統治集團。參見《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所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199。
[134] 參見《資治通鑑》卷 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條，頁 5094。
[135] 同註[24]，頁 159。
[136] 同註[17]，頁 18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結　語

吳興長城出身的陳霸先，原本寒微，梁大同中隨新喻侯蕭映南下廣州，領兵征討嶺南土著民。適逢交州土人李賁舉兵，陳霸先因緣際會成爲領兵討伐李賁的主將。歷時多年的交州戰爭，給陳霸先無數的實戰經驗，並培養出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成爲後來他創建霸業的基礎。交州戰爭結束後不久，侯景叛梁，承平四十多年的梁朝陷入一片混亂，陳霸先聞訊欲整軍赴援京師，但嶺南也陷入混亂兼併的局面，陳霸先遂在排除嶺南地區的阻力之後，率軍北上，沿途討伐阻擾者，並招集各地豪傑，其勢力形同滾雪球般的擴大，終於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侯景，後來又襲殺王僧辯，進而創建陳朝。

陳霸先創建陳朝的過程，雖是極力包容各方的勢力，但仍然是以其在廣州所集結的勢力爲核心勢力。由《陳書》各列傳所載，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主要有：錢道戢、陳擬、沈恪、胡穎、杜僧明、周文育、杜稜、徐度、趙知禮等人。這些人物除趙知禮現居地不明之外，都出身於當時的江南地區，他們有許多是和陳霸先一樣在梁代中期赴嶺南地區，領兵征討嶺南土著民，這是和六朝後期嶺南地區快速的開發有關係的。

嶺南地區在秦漢時期已有初步的經濟開發，六朝時期由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戰亂頻繁，許多難民紛紛逃入嶺南，加速了嶺南地區的開發。尤其是到了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快速成長，廣州成爲海外貿易的中心，商業繁榮，其獲利足成爲「軍國所須，相繼不絕」。然而，在嶺南加速開發的過程中，北方南下人民與當地土著民的衝突不斷，政府爲加強鎮壓紛紛派軍南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赴嶺南地區的。另一方面，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提供陳霸先充足的物質條件，使陳霸先廣州集團能夠從嶺南興起，改變了長期以來由荊揚二州主宰政局的傳統。

就出身之階層觀之，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大多是出身於寒門的武將，他們「讀兵書、多武藝」、「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在嶺南地區東征西討，能征善戰。相反的，梁代士大夫則多不涉實務、輕視武事、體羸氣弱。因此，這批寒門武將能在梁末陳初興起，絕非偶然。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的族群歸屬，大多出身於一般所謂的南方吳人。他們赴嶺南地區証討嶺南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室

著，但在該集團興起的過程中卻也受到許多嶺南土著豪酋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始興侯安都以及高涼冼夫人，他們對陳霸先的崛起有很大的幫助。

陳霸先廣州集團人物在陳朝創建過程中，扮演著領導核心的重要角色，在陳朝建立之初也都擔任著重要的職位，這批寒門武將成爲陳初的新貴。但是在陳霸先死後，該集團人物日漸凋零，他們的功業都及身而止，其後代亦少見活躍於政壇者。他們崛起於嶺南，但並未在嶺南生根，陳朝對嶺南的統治仍需依賴土著勢力的支持。

本文謹探討陳霸先興起的基本核心勢力，除此之外，陳霸先在北上討伐侯景之際，以及鎮守京口時期、襲殺王僧辯之後，都接納許多勢力，若要對陳初的統治階層變動有全盤的瞭解，必須再全面性地分析陳霸先興起各時期的功臣人物，此一問題筆者擬留待他文再專論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